

10.01

高淳文史資料

第 八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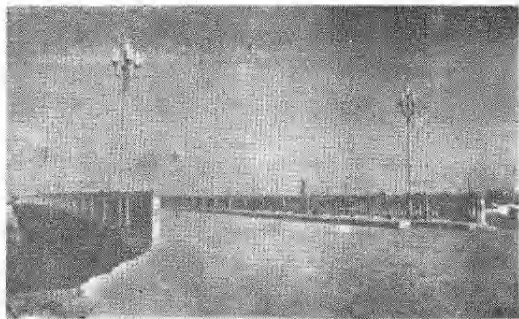
88

高 淳 文 史 资 料

第八辑

中共高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高 淳 县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政 协 高 淳 县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新 祥 湖 桥 雄 姿



东 坝 古 街 一 角

本书照片由刘文德同志摄



太平军屯兵营原址(在今东坝乡境内)



横跨皖苏三县的石臼湖之一角

(石臼湖风光曾于1984年以“石臼渔歌”的景
名被评为“金陵新四十景”之一)

目 录

往事云烟

旧梦琐忆	曹源松	(1)
一起发生在国民党高淳县政府内 的“共嫌”案	陈后翔	(20)
国民党江宁县政府流亡凤山 戴家城纪略	《凤山乡志》编写组	(24)
享有垄断特权的商号——鼎昌恒盐栈	徐航	(26)

风云漫忆

忆父亲张咸昆	张安祥	(28)
抗日烽火中的国华初中	王犁夫	(33)
我在国华初中读书时的日记	王犁夫	(44)
抗战时期宜当地区的开辟、恢复和发展	朱昌鲁	(55)
高淳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财经 工作情况	李代苗整理	(73)

乡土风情

沧溪三元观联漫话	李遵澳	(86)
高淳阳腔目连戏	高连生	(88)
贾客云集的东坝镇	邢志刚	(97)

官溪河上的新襟湖桥·····	孙家贵 (99)
大花圩的由来·····	《狮树乡志》编写组 (102)
高淳地区的野生水禽·····	陈翼雄 (103)

人物春秋

诞生于高淳的清代诗人黄仲则·····	许家才 (106)
陈烈甫在淳二三事·····	陈后翔 (109)
丹湖巧匠孙能楨·····	孙华滋 (111)

濠渚一隅

高淳社会福利院·····	陈安昆整理 (113)
--------------	-------------

史海探索

高淳建县时间考·····	童维生 (116)
略谈杨行密兵败孙儒的时间地点及台蒙与 五堰的关系·····	童维生 (120)

诗词辑存

玉泉诗文选辑·····	李遵澳 (125)
历代诗人咏高淳(五)·····	童维生辑 (131)

东坝史料选载

洪武石闸·····	张德熙 (135)
东坝与胥河·····	卢杰遗作 (136)

旧梦琐忆

曹源松

编者按：曹源松先生是我县首届政协委员，今年已是78岁高龄。曹者热心文史资料工作，近年依据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写了不少“三亲”史料。本刊从这期起，陆续刊载曹老的《旧梦琐忆》，以飨读者。

小 序

1939年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由校介绍入经济部农本局工作，被派往云南筹设合作金库。1940年入黔，任贵州省政府科员、主任科员、秘书。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任内政部视察。解放后先后任高淳柘溪中学及溧阳中学教师。1958年被划右派，回故乡东坝被管制生产。1978年由政府除帽、改正，又教了5年书。50年来，只感官场如戏，人海似云，一如梦境，然新旧对比，又何曾是梦！姑作《旧梦琐忆》。

1988年秋于浙江绍兴

我所知道的贵州省主席

贵州省主席，就我所知，在军阀混战时代是周西成。他与滇军作战，独自骑了摩托车冲锋，因部队赶不上，在黄果树瀑布下给滇军打死。继任是安徽人吴忠信，是一枝不香也不臭的喇叭花。抗战军兴，蒋介石派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

吴鼎昌操四川口音，但他说他的祖先的祖先是浙江湖州籍，因而插入以蒋介石为首的浙江帮。他又是政学系的上层人物，在蒋氏眼中，他并不比张岳军、杨永泰差。

吴鼎昌来贵州，带来一副好班底。除民政厅长孙希文是吴忠信主席的留任外，其余如秘书长郑道儒，财政厅长周贻春，教育厅长欧元怀，合作管理处长于永滋，卫生处长姚克方，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厅处长。郑道儒精明干练，吴鼎昌去职后，他任重庆救济总署署长。蒋介石发动内战时，郑道儒任东北九省的吉林省主席。国民政府逃台湾后，他一度任过台湾的经济部长。欧元怀原是大夏大学校长，任厅长时仍兼任校长，能说流利的英语。周贻春原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于永滋原名于树德，是脱党的共产党员，衣着朴素，走路有些跛，其他厅处长们尊称他“于先生”。保安处长韩文煥，黄埔生，抗日胜利后，调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因贪污去职，随谷正伦回贵州，仍任保安处长。周贻春、姚克方、于永滋解放后参加全国政协。这些人既是吴鼎昌僚属，又是朋友。使吴鼎昌头痛的是孙希文。孙安徽人，人颇犟。按国民党法令，县长任用须由民政厅长提名，交省府委员会通过；民政厅长不提名，即使主席同意，也不合手续。孙希文对吴鼎昌交下的县长人选名单有时不同意，或局部不

同意，他便不提名。但他所提的，省府会议必须通过，他说：“我负责”。后来孙希文提的县长中有贪污的，吴鼎昌抓了这个把柄向蒋氏哭诉：“不调走孙希文，我不回贵州”。蒋氏调孙希文为行政院参事，空缺由何应钦推荐贵州人谭克敏充任。

谭克敏，贵州平越人，北京大学毕业，圆滑少锋芒，来黔之前曾由蒋派任甘肃、青海财政厅长及民政厅长，从中作了蒋氏与回族马步芳、马步青、马麟的纽带，起缓和回族作用。谭来贵州后，吴鼎昌交下的名单，谭照提，谭也提与自己有裙带关系的亲友，如刘超伦（连襟）、杨伯明（中表）。二一添作五，主席与厅长相安无事。

吴鼎昌在贵州，县长名额分配，虽无明文规定，但有惯例。其一，中央政治学校出身的占四分之一，按贵州79县市计，四舍五入，是20人。政校生县长名额，总在百分之二十这根线上浮动。其二，由贵州省政府各厅处科长秘书中选拔，约占二分之一，这是吴鼎昌所吹嘘的政治创造。如贵州省安顺县长朱大昌、安龙县长曹翼远原是民政厅秘书，梁永凯原是民政厅科长，裘胜嘉原是秘书处秘书。其三，由中央要人八行书及贵州省参议会议长平刚推荐，如贵定县长卢杰，沿河县长何霜梅，××县长郑方权，金沙县长刘宗璩。此外就是吴鼎昌的私人。如湖南人吴椿，因与吴鼎昌的女儿是燕京大学同学，也当上贵筑县长，可说是准裙带关系（吴后随吴鼎昌入国民政府文官处当秘书，解放前夕，也随吴鼎昌逃台湾）。以上两者合占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吴鼎昌是要名不要钱的，其实不要钱是说的。他对县长们说“官久自富”，可见他不是口不言钱的

王夷甫，只是不象空肚鸭而已。

吴鼎昌花了两年的周末时间写了一本《花溪闲笔》，分送中央诸头目。他有别墅在花溪，花溪两旁的路都竖上“达铨东路”、“达铨南路”、“达铨北路”的路标，只是没有“达铨西路”，因为花溪西边没有公路，这是使吴鼎昌扫兴的。他幻想凭这几根路标，名垂千古，现在这些木头牌大概总倒了罢。“达铨”是吴鼎昌的号。

吴鼎昌老婆陈适云，贵州人称她吴陈适云，三寸金莲，脑后梳“牛屎巴”，登台指手划脚，活象圆规。她虽非主席，却有主席之威。贵州籍刘坤璞因与妻感情不洽离婚，离婚的妻子告到吴夫人那里。刘坤璞本来内定××县长，这一告，把他的内定县长告穿了，并且永不叙用。刘托贵州参议会议长平刚转圜。吴鼎昌说：“关于刘坤璞任县长，省府会议能通过，‘内阁’不能通过。”刘坤璞赋闲了5年，在街摆摊，衣衫褴褛。一直到吴鼎昌下台，杨森上台，他才由平刚推荐，当了县长。

吴鼎昌是战犯，解放前夕，随蒋赴台湾。

贵阳市长何辑五，贵州兴义人，何应钦亲弟，他连任吴忠信、吴鼎昌、杨森、谷正伦“四朝”市长，因为有所恃，而贵阳又是贵州的精华，搜括不亚于空肚鸭。他目仅识了，但贵阳各商店公司的市招，都由他“写”，署上自己的大名。实际是秘书陈恒安写的。贵阳人称何是书法家。吴鼎昌说：“何辑五既要利又要名”。

1944年日寇侵黔桂，连陷桂林、独山、都匀，形势紧急。重庆国民政府派贵州籍何应钦以总长身份坐镇贵阳，以贵阳黔灵山为指挥部。这时桂北黔南难民，如潮涌到贵阳，

贵州省政府机关人员西迁黔西、大定、毕节。省主席吴鼎昌及厅处长留贵阳，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两手反背，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个总长，一个主席，胸无长策。

吴鼎昌总算有策，不愧为政学系，鬼主意有的是。他以晋京述职为名，北上重庆，正在翻越川黔险隘娄山关时，交通发生了故障。第三战区司令部的轿车拦在前面，顽不让路。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江苏涟水人，在国民党军人中除何应钦以外无出其右者。涟水沦陷后，他接他的年老父母，安置在贵阳。贵阳又在疏散。他派司令部轿车接送父母去重庆，不想正在娄山关与吴鼎昌的轿车“邂逅”。顾车慢，走在前面；吴车快，走在后面。吴车司机虽紧擦汽笛，顾车置之不理，只顾在路中央开，不让路。吴在车上虽愤恨，一因顾是第三战区司令，二因娄山关路狭，不好超越。最后还是顾的母亲叫司机让路，吴车才得前进，前后耽搁了1小时。

吴鼎昌抵重庆，拜访蒋介石。这时蒋已接到情报，日军将从贵州广西撤退，让吴先回贵州。吴鼎昌回贵阳的第三天，日军果然撤退。他遂以守土大义责黔南撤退的几位县长，将他们撤职。

这时参谋总长也“凯旋”回京，吴鼎昌来到指挥部送行说：“总长功高，主席福大。”真意是：“主席功高，总长福大”。

侵黔日军撤退后，吴鼎昌辞职，蒋电准。电文末有“诸维心照”四字，吴颇为欣赏。吴前次赴重庆与蒋有默契，拟调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处长，将来大选，蒋任总统，吴即

为总统府文官长。而吴之空缺则由自认在黔南抗日有功的川军将领杨森接任。

重庆发表杨森为贵州省主席的第二天，杨森即戎装未卸由黔南来贵阳，等待接印，实出吴意料之外。吴说：“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啊！”

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侍从室第三处于全国人事任免权大于行政院。等到蒋任总统时，总统府文官长的权又大于过去的侍从室。权出于官，用权却在于人，要说政学会做官，一点不假。说起政学系，他们在蒋政权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后角色。

国民党主要派系有黄埔系，头儿康泽；CC系，头儿陈立夫、陈果夫；后来由CC系分出朱家骅系。黄埔系掌军权，有十三太保之名，如胡宗南、关麟征、汤恩伯、孙连仲等。CC系居党政界，除二陈外，有彭昭贤、洪蓝友、叶秀峰、谷正纲等。三家之外有政学系，头儿张群、杨永泰、吴鼎昌、黄郛。该系特点，尽是上层人物，没有基层成员。他们有一套政治“经验”。所办《大公报》，对蒋大捧小骂。以小骂伪装大公，以大捧获蒋欢心。有人问吴鼎昌：“政学系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吴答：“正在学唱戏”。可见，他们在政治的纵横捭阖中，担任不问是非的角色。

杨森继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惠政累累。

以前吴鼎昌标榜县长由厅处科秘中挑选，杨森一上台，便拿下这块招牌。留任民政厅长谭克敏看不惯，也许是不服气，在贵阳《大刚报》发表《贵州民政十讲》，逐日登载，其中关于“吏治”结尾是这样的：

“往年吴任，县长进退有度，既无倖进，也绝不卖官。

而今，杏花村里，暮春三月，求县长者如群莺乱飞。以贵州79县市而论，自然僧多粥少，成问题的，这许多‘僧’中还有吃牛肉的野和尚在内。”

《贵州民政十讲》是谭的秘书代写的，由谭署名发表。杨森看后恼火，找谭说：“据说，文章不是你写的，你能说出原撰稿人来，我们就好相处。”谭说：“既是我署名，自然是我写的。至于好不好相处，听你的便。”老官僚谭克敏这次却有些棱角，实际上他已厌倦于傀儡式的民政厅长了。结果如愿以偿，他被调任省府委员，所遗民政厅长缺，由何应钦推荐贵州人袁某接充。

自然，得官花样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天柱县长张宗枢，他凭的是军长丁治磐的八行书；县长张凤藻，凭的是杨森亲信新任省府联合视察室主任的推荐；还有欧先哲，原是吴任的县长，因贪污案被看管，杨森一上台，欧以乡谊（四川广元）一跃而为行政专员，销票无事，平步青云。突出的是盘县县长李××，前一天被撤职，第二天杨森到盘县，转瞬之间，李又重任盘县县长，李××凭的是盖了杨森临时从袋里掏出的缺了角的私章的便条！天气由晴转阴，忽又由阴转晴，杨森给贵州人民出了一个难解的谜。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杨子惠将军也有可取之点。抗战前他在四川万县驻军，英帝国主义者万县横行，杨森敢于抗击，虽然发生万县惨案死了许多人；他提倡“直路运动”，行军所至，把弯弯曲曲的公路，修成直的，节省交通时间，虽然拆了许多民房；抗日战争末期，日寇侵略贵州，独山、都匀沦陷，桂林一带灾民如潮北逃，杨森却奉命南进，开赴抗日前线，虽然由于日寇自动撤退，彼此没有激战

过。

1948年国民政府任命谷正伦代杨森为贵州省主席，49年杨森与其他川军将领起义。

附带一提者，既是笑话，也表杨森的专横。1945年贵州省主席杨森借贵阳公共体育场开会，杨正登台讲话，忽见一人离开会场，他怒叫卫兵将该人揪上台来，不问青红皂白便以穿着军靴的右脚乱踢，並罚跪在台前。骂道：“本主席在这里开会，怎敢擅离会场？”那人原来是进城访友，路过体育场门口，心想看看热闹便走的乡下人，虽然被踢被罚，摸不着头脑。台下与会的贵州省政府僚属近千人，想笑又不敢笑。后来还是秘书长李×，把事情弄清了，那人被释放。临行时，杨森对那人只说：“滚！”

贵 州 吏

抗战期间，贵州吏品样繁多，有酷吏，倖吏、墨吏、庸吏，还有两种在辞典上找不到相应品名的吏——裙带吏与掮客吏。

酷吏，嗜打人，嗜杀人。前者要数织金县长王佐，后者要推剿“匪”师长刘伯龙，后坪县长郭培师。

王佐字天梯，贵州籍。连任织金县长7年，以打屁股闻名。纠纷两造，一经他手，不分皂白，各打板子50。他公开说：“当县长，不打人，有什么劲？”该县法院院长安徽籍，以王佐的话为法律，量罚罚金，依样葫芦。更有卫生所长，负责医创伤，作王佐助手。三位一体，刑虽严，打成残废者却不多。或许有人问，这样的铁匠做官，何以能蝉联7年之久？原因在于对下严者往往对上谄。王佐便在“往往”

之列。1942年我随民政厅长巡视织金。王佐盛宴招待之外，入席前还举行仪式。他把12双筷子，一双一双地高举齐肩，然后打躬礼拜，口念“厅长席”，“秘书席”……念完后，两臂如同岗亭警察一样直成一线，连声“请！请！”，谭克敏不好意思说：“礼太多了。”王佐连说：“哪里，哪里，请都请不到。”

王佐嗜打，刘伯龙嗜杀。刘贵州籍，名义是师长，隶属川滇黔三省绥靖公署。省主席吴鼎昌兼公署主任，法律上应归吴鼎昌管。但刘是何应钦私人，吴又不懂军事，因而无法驾驭。刘伯龙认为任务是剿“匪”，剿“匪”的目的是杀人。有次47人正法，刘猛想起“47”不成整数，便将因口角而在押的3个乡民，捉来凑数，同上刑场。

刘伯龙杀人，打破杀人记录，这记录又被后坪县长郭培师打破。郭江苏盐城籍，中央政治学校出身，与二陈关系密切。抗战军兴，郭来贵州任后坪县长，瘦黄如癯君子，可心比湖南辣椒辣。后坪一向多“匪”，郭剿不胜剿，最后，他拿出绝招来。有一次召开群众大会，他坐在台上将被捕“匪”首，押上台来，叫警卫长将利刃（小尖刀）刺进“匪”胸，啊哟一声，一颗血淋淋的心已给掏出，给郭下酒。台下一片“啧啧”，郭却津津有味。郭说：“以毒攻毒”。

再说猾吏。贵州官场流行“天、地、君、亲、师后任”口头禅。说明“后任”是太岁，难侍候。除了前任是老子，后任可能不说前任坏话外，后任一到，先将前任说得一文不值，为自己以后推卸责任打埋伏。搞坏了，就说接收的是个烂摊子。但一物有一制，猾吏们有新花招。他们在下台前，预先找防空洞。一是请求内调省厅处科秘，千重水要经洛阳桥下过；

一是没法外调，离开贵州，天高皇帝远；一是钻营升官，有权人入怕。这些都是猾吏的防空洞。安龙县长曹翼远，浙江萧山籍，卸任后，黄缘任民政厅秘书。民政厅是受理县长控案的，而控案又是先经秘书手的，后任就失了勇气。（解放前夕，曹随总统府文官处逃台湾，临走前施巧计将发妻定埠人吕庆芳遗弃在大陆，另结新欢，此亦属猾吏又一奸巧恶行也。）类似的，××县长涂月偕，湖北黄陂籍，卸任后设法调任省保安处秘书。镇远县长赵金山，辽宁籍，卸任后请求调任省联合视察室视察。天柱县长谢杰民，贵州平越籍，卸任后，通过陈果夫任贵州省合作管理处长。施秉县长许中杰，山东莱阳籍，卸任后任首都警察厅秘书等等。只要不靠边，在黔也好，不在黔也好，后任或“刁民”，都把 他们 看作“城狐”，看得见，打不到。

其次是倖吏。倖就是倖进，本无才能，黄缘作吏，滥竽尸位，俨然七品知县。他们无才能，却深于世故，用尽心机，琢磨权贵的一切鸡毛蒜皮。典型是贵州平越县长杨××。杨，江苏阜宁籍，原以乡谊任平越县长吕金吾的秘书，吕上任不久，因车祸丧命，省府厅长前往慰问。杨××以主人资格对厅处长特别是民政厅长招待得好得不能再好。因此，厅处长称之曰“能”。吕尸未入殓，即令杨代平越县长，不久便真除。

平越县秘书杨××平地升了县长，该县民政科长湖南籍谭郁文，却原封不动，他想跟杨××学，可无机会。当时该县有惯匪，历任平越县长不能制，谭便从这里下手。他不时下乡，寻找线索，与惯匪厮混，酒肉与共，渐成忘形。最后谭乘酒酣耳热之际，突然掏出手枪，让预伏的卫士把惯匪带

到县城正法。这一招惊动了省方，特利是平越籍的民政厅长谭克敏，称之曰：“有胆有识，我与郁文500年前是一家。”调谭为松桃县长。据说唐朝福将程咬金只有三斧头，可谭郁文只有一斧头。而且这一斧头，因为遐迩闻名失灵了，唯一的看家本领无用武之地。到任不久，政荒人怨，草草下台，谭厅长以后也不再讲那500年了。

安顺县长罗叔进，湖南籍，骑马在公路上，后面一辆军车赶来，马被汽车汽笛惊坠深谷，罗叔进惨死。该县民政科长沈旦（江苏籍）讣告省方，省主席吴鼎昌深为悼念，挽联的上联记得是“筹边三载，中流忽失砥柱才”。由于罗、沈俱为中央政校生，推恩移爱，调沈为正安县长。

也有事件发生在省外而收功于贵州的。原贵定县长徐实圃，湖北黄梅籍。卸任后入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当训导。1941年日机轰炸南温泉，徐妻汪弹之被炸死，徐哀悼异常。教育长陈果夫动惻隐之心，函介徐入贵州任第三行政区专员，娶妻王氏（安徽人），另起炉灶，官升一品。

酷吏、倖吏、猾吏，无不贪，而以贪污为主要特征的，则是墨吏。所谓“墨”，“贪以败官也。”（《左传昭公十四年》）如果解释贪污要丢官是不对的。高淳县长彭善承，四川籍，1936—47年间任高淳县长，敲诈勒索，五毒俱全。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重庆，彭混水摸鱼，囊括西逃。据说曾在芜湖被扣，但钱能通神，安然入川。当时四川民政厅长胡次威（长清）与彭同是CC系，外加地缘，彭又荣任荣昌县长。这好象离题了，因与高淳有关，故附及之。江苏人储××在吴鼎昌时代任贵州清镇县长达4年之久。杨森上台，储丢官，还带后遗症。他因贪污案，留贵阳交代，